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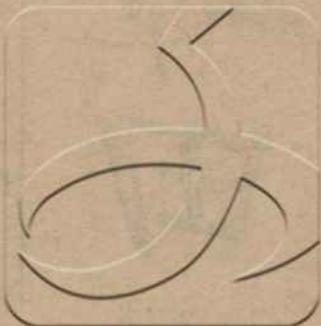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同治八年

歸田瑣記

立文堂鐫

歸田瑣記序

仕宦而心泉石者其曼倩之所謂大隱乎餐石髓擷芝藜蓬藜而行歎掌與使溷跡於春廡埒名於枕流情則邈矣非幹濟之才垂纓縱拖青紫振溲雲路剖符要津已影影其莫齡猶戀戀於華廡伐則洪矣非恬退之操夫唯身居魏闕之上心依衡宇之下如吾中丞師者斯真能兩全之者歟公以十五世之華胄策四十載之茂勳方其珥筆木天通籍金馬啟曲江之講被宮錦之榮同列者爭躡青雲競擊丹轂而公甫綴鴛鷺卽思桑梓榕城有栖隱之志梅

皇日我言 月
塢多傳經之彥枕膝六藝悠游十春甘使鄧禹之笑人不
學顯孫之干祿書以是服公志之澄旣而任郡守歷藩牧
莅官勾吳駐節章貢練湖潯而三江稔金帶解而二黼平
九遷可期萬石奚讓而公讓官之表雅慕叔子爲霖之願
無嫌安石驪駒三唱除書在門鸞鷲一鳴大呂聽律難進
勿退古人是期書以是服公才之大旣而

天子南顧桂管思得盡臣異之封圻願以節鉞於是五稔
象郡半載胥臺勸宣道濟之沙績著伏波之米練士于領
甌戰衡于絲艦朝知卒展爲大臣人呼杜詩以慈母而公

乃扁舟載石峻峽投香一篇雷誓墓之文三徑種延齡之
菊書以是服公之勇於任事而恬於居官今者林泉怡性
著述等身爰於暇時撰歸田瑣記八卷郵以見示大約仿
唐人之間書沿宋稗之舊例穿穴百氏剽竊一家闡揚忠
貞臚述者舊亦亦足以正波長之說補華陀之書洵可綱
維世風利澤臺築已公之經濟具見一斑垂諸藝林嘉惠
來學書爲韓范之部吏隨籍混之後塵公諉以校紬付之
剞劂所願名山日富春風正長他時撰杖座間親接緒論
則是編也爲容齋之初筆浣花之紀年也歟

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受業仁和許惇書謹撰



歸田瑣記卷一

歸田



福州梁章鉅撰



歸田之八討莫著於蘇又忠公歸田之名書莫著於歐陽
文忠公昔歐公之歸田錄作於致仕居穎之時皆純朝廷
舊事及士大夫諧謔之言自序謂以李肇國史補爲法而
國史補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雖薄則去之純
事實採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蓋二
書體例相出入說者又謂李書爲續劉餗小說而作大抵

古人若述各有所本雖小說家亦然要足資考據備勸懲
砭俗情助談劇故雖歷千百年而莫之或廢也余於道光
壬辰引疾解組雖歸田而實無田越四年奉 命復出又
七年復以疾引退則並不但無田可歸竟至有家而不能
歸回首雙瑤三山如同天上因僑居浦城養病無事就近
所聞見鋪敘成書嘗嘗言之亦竊名為歸田瑣記云爾皆
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書於浦城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歸舟

道光辛丑秋七月由粵西星移蘇撫受篆甫一日即赴上

海防堵兼攝督篆未幾奉 命回蘇州辦理糧臺時場威
將軍駐兵蘇州徵發調遣事極繁重余晝理簡善夜則出
巡城廂內外甫匝月而舊患眩暈之疾復作十月廿八日
接見僚屬之頃忽撲地幾不起即於十一月初二日專摺
奏明乞假調理一面將撫篆迭與程晴峯方伯接護踰月
復奏請開缺調理遂於此年正月中旬奉到

諭旨准其開缺調理於正月下旬移居滄展亭行館二月
初旬買舟挈家旋里甫登舟之夜半忽聞浙東喚夷猖獗
揚威將軍由紹興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士寇乘機

劫奪行旅斷絕急報再至遂與逢兒恭兒商定天未明即
回舟北上以避其氛二月十七日渡揚子江抵邗土沿途
官吏毫無見聞舟泊鈔關半日而揚竹圃方伯贊謝某石
觀察學崇飛輿來接晤談至正燭而去楊係親家謝係同
年所謂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蓋至此始
愈信官場之無味矣

七十致仕

古人四十強仕七十致仕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
三十年蓋一人之聰明才力用至三十年之久已無不竭

之勢倘此三十年中無所表見施爲則此後更有何所望
若今人未及四十早入仕途則致仕之期卽不必以七十
爲限昔人所譏突而弁今已屬銀黃之別死期將至尙留
金紫之班而必至日暮途遠夜行不休前瞻後顧無所棲
泊不亦太可憐乎故余兩次引歸皆未及懸車之歲普通
鑑目錄引韋世康之言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老
有疾便辭憶余前居福州時嘗取此十六字鐫一小印程
梓庭督部祖洽甚喜之今則距懸車之期只有二年而尙
有議余不應遽退者殆亦未就古人行藏之大義及仕止

之恒規而一按之也

容園

初到揚州居旅店中湫隘蕭塵不可言狀州縣官以六塊鋪墊兩合紗蓋了之而已既思故友張建亭觀察家極賈做雖甫遭入人之厄而餘宅尚多姑合逢見往探之則觀察之子公屋郡丞適來甚有適爲居停之意因挈家移住其中宅中亭館一空主人眷屬移居前院正屋而臨池二十餘間尙在因與主人分前後院而居適儀徵院雲臺師相先來視余徘徊瞻眺間語余曰此名容園爲吾揚州園

亭第一所此池寬廣亦合郡所無本江皖香中丞之舊宅余初以少賤不得其門而入及爲張觀察所得又以素無謀面之雅裹足不前今聞足下寓此樂得藉開眼福雖殘煨之後尚可曠觀且頽垣碎礎之間尙有數十本牡丹盛開足供詩料矣時余尙未握謁師宅因問吾師府中之園如何師笑曰我不無買園之力卽有資亦斷不買園揚州仕宦人家無不有園者鄉人卽以其姓名之如張姓則呼爲張園李姓則呼爲李園若我有園則亦必被呼爲阮園是誠不可以已乎因一笑而去

文選樓

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於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昭明太子讀書處也僕徵師宅即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楨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長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吾師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余素仰樓名初謁師宅即擬登樓以慰夙願而不知樓實在

家廟之西與吾師宅倚隔一街也一日師折柬召余飲且傳諭曰席設文選樓余為之狂喜吾師所藏鐘鼎古器悉皮於此是日即飲於樓下縱觀之時無雜客而錢梅溪適至因同入座師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紀之也時梅溪八十四吾師七十九歲余年最少而獨居首座甚以為愧乃踰日而朱蘭坡至即謁余寓園中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吾師方欲圍為五老會而曠船警報日迫吾師已往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各回蘇

正日五言 卷一 五
余不得已亦挈眷匆匆渡江南返回憶文選樓之會竟可
一而不可再吾師若預知其幾有不禁黯然而

芍藥

揚州黃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余陪阮儀徵師賞之
吾師以脚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遙望之余與右原則須
履花畦真如入眾香國矣園丁導余觀新綻之金帶圍蓋
千萬朵中一朵而已余自註眼福並語右原曰吾師與余
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余詩結
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師和余韻云謝

公應爲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爲周旋賓主起見而
朱蘭坡和詩云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
溪和詩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專歸
美於園主人也吾師望余復起頗切故余疊韻詩云生怕
山前泉水濁墮緣止止卽延祥實答吾師詩意

南萬柳堂

邵伯湖之北數十里有儀徵帥別墅在水中央四圍種柳
數萬株每歲長夏必於此避暑白題爲南萬柳堂以別於
京師之萬柳堂也繪圖作詩者屢矣近復得清湘子畫片

作為南萬柳堂第四圖以新卷命余首題余謹次白題韻

成七律二首吾師甚稱賞之為附刻於壁經筆續詩中詩

云天然一幅水中圖眼福欣當寄廡初問字忽逢若瓜書

清湘子亦自臨流便想此茅魚北來戢戢投林鳥時避海

號苦瓜和尚若個將身入畫圖每逢佳處警吾愚白鷗

太平鄉為柳敢作誰馴想黃鳥真知所止隅黃鳥隅亦柳南北平分萬

楊柳主宮陪對幾桑榆鑑湖底似珠湖好廿六陂前廿二

湖朱蘭坡謂余曰我適晤閣老極折服此詩謂次韻之作

能如無縫天衣自非老手莫拈並命我亦效顰我謂此詩

選辭沈着託興遙深已如崔顥題詩在上頭繼聲者必難

見好不如善刀而藏也閣老亦以為知言

兜兜巷

在揚州日間與錢梅溪談邗江故事梅溪曰余近寓居之

西營呼兜兜巷此名頗雅不知始於何年可入詩否余記

得柳南隨筆中有此事一時不能口述歸而檢書始得之

王漁洋為揚州司李時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三字遣

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

來之意漁洋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路徑
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爲業而門面又相似故
行人多歧悞焉有作寄江南詞者二十首中一首云揚州
好年小記春游醉客幽居名省看悞入小巷入兜兜曾是
十年留次日以此語儀徵師帥爲之解頤曰我數十年老
揚州今日始聞所未聞也

堵江

余僑寓邗江無所事事然日聞海上警報惴然憂之當官
者惟但雲湖都轉明倫時從余講求此事余曰夷情如此

猖獗難保其不犯長江則瓜州一帶口門不可不預爲之
計都轉問計將安出余曰揚州本富盛之區尙可有爲足
下所莫度支亦儘可挹注此地若無以禦之則他處更將
束手矣今大江兩岸口禮漕滿號之漕艘不下千百隻似可
預先調齊橫架江口以鐵索聯爲巨柵每船中預伏數兵
安設鎗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符之再招集捆鹽人夫
一二千名各予器械船隻使之并力堵禦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以廢艘爲前蓋以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有此兩層
扼隘曠夷雖猛恐亦不能飛來矣都轉聞之極爲動念正

在籌畫間而雋山口早望見夷帆夷兵倏陷鎮江卽回指金陵不數日和議已成此事遂止余嘗爲都轉題雪舟筆海畫卷第四首之末云晴君已晉秩雄總度支府軍儲堪把注煮海太利溥涵才得藉手長袖乃善舞上紆宵旰勤下壯風聲獨廢艘柵可資裨徒勇足賈仍願備不虞芻蕘幸俯取阮雲臺師謂此崇論宏議不當僅以詩論也

謚法

在揚州日偶與楊竹園方伯材帖瞻比部揚州談及吾閩

省運之衰因歷考 國朝吾閩百餘年來文臣得謚者僅

五人一爲南安洪文襄公一爲安溪李文貞公一爲漳浦

蔡文勤公及其從子文恭公一爲侯官陳忠毅公丹蓋自

嘉慶六年蔡文恭公之後無一人再膺斯典者若武臣則

指不勝屈矣有一家百得謚者如平和海澄公黃忠恪王

栢栢及子忠勇公栢從子忠襄公栢襄慈公栢孫溫簡公栢

異數殊榮實古今所希有此外如晉江靖海侯施襄壯公

項及子提督勇果公項提督藍襄毅公項及族子襄毅公

元總兵朱忠壯公元而南安提督黃恪慎公元林溫僖公

君 胡勤愨公 諱 李忠毅公 長 邱剛勇公 長 總兵胡武壯公
張 數十年中同縣凡六人得謚亦盛事也 按記此後數

日接閱邸抄恭悉松江提督陳化成蒙

賜謚忠愍亦同安人辛丑秋曾與余在吳淞其事三閱月

宋研

吾聞宋研最多余齋中卽有數方所見於友人齋頭者亦
不一而足韻石齋筆談云建炎已酉宋高宗避兵航海凡
上方所儲貢研載以自隨斯時風鶴傳警陽侯震蕩墮行
艚艦往往飄沒研之淪於波臣者不知凡幾厥後漁人獲

戶偶或得之流傳閩廣奚啻天吳紫鳳嘉靖間福建許姓
者常佑於蘇過文徵仲玉蘭堂見案上一研文頗珍重許
曰此研閩廣是處有之文笑曰此宋貢研也乃端溪舊坑
豈易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卽搆宋貢研二十方過姑蘇文
見大駭易其函士人爭購之頗得高價後許攜三十方客
於金陵士大夫競贊之詢其所自皆由古寺中得之或見
於鄉村訓塾蓋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閩粵是處有之不
但高宗所攜而已近於揚州購得吾鄉鄭漁仲先生研底
鐫夾深草堂四字左邊有紀文達師銘云惟其書之傳乃

傳其研鬱陶乎余心匪物之玩右邊有邵開谷齊然銘云
曉嵐受 詔續通志漫士先生以夾漈舊研贈之閩谷居
士爲之銘曰墨繡斑斑閱人幾觚核刻缺字不毀夾漈有
靈式憑此大有年後待吾子時乾隆丁亥正月按此裴文
達公所遺吾師紀文達公物余童時似在里中見之未知
卽此研否又不知何緣轉入江南也

天下太平四字

問阮雲臺師在相位時每於歲除前用松江花絹方箋象
書天下太平字如秦漢瓦當體分貽知好潘芝軒閣老以

四字所出問翰林諸公皆不能對師曰此五經中句耳閣
老乃分屬軍機章京數人各檢一經始知出仲尼燕居篇
云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方是以
天下太平也按四字見經僅此其見於周秦問書者鄧析
子轉辭篇聖人寂然無鞭扑之形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
給人足天下太平呂氏春秋仲夏紀天下太平萬物安寧
韓非子忠孝篇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
之民不可以刑禁也其見於漢人箋注者詩維天之命序
太平告文王也鄭君云今天下太平矣故承其意而告之

公全傳載有王者則至何休云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
然後乃至其見於史部者史記夏本紀禹告成功於天下
天下於是太平泊其見於雜子書者白虎通天下太平符
瑞來至又藝文類聚引孫氏瑞應圖一角獸者天下太平
則至又引中興徵祥說天下太平則騶虞見此外專用太
平二字者則悉數難終矣余以壬寅春引疾解組以海氛
方惡避居揚州適吾師亦書此四字見賜詔予以心太平
齋屬伊墨卿書額翁輩溪師見而訝之謂予曰昔陸放翁
以心太平自額所居人皆謂取黃庭經語然古本黃庭經

是閒暇無事修太平陸改脩爲心益富南渡之餘日切中
原之望吾子何取乎爾回憶此語已隔三十年今雲臺師
之書此也年已七十有九而余亦六十有八若曰竊願我
師弟以餘年長享太平之福而已因裝爲橫額而紀其前
後情事如右俾觀者有所考焉

丙午丁未

喚夷滋事之初民間謠言紛起有寅虎之年定于戈語果
於壬寅夏抄撤兵余寓揚州時和議尙未成警報踵至有
術士昌言揚城只有虛驚必無大變然不免破財余親聆

其說惟微言甲辰年有厄咎微尤在北方然甲辰年自京師泊各直省並無事端惟春初東河大工垂成復決耳又言丙午丁未兩年兵象尤著衆以爲時尚遠姑妄聽之而已按陽九百六之說自漢以來卽有之而丙午丁未爲國家厄會則其說實自宋大宋淳祐中柴望撰丙丁龜鑑十卷見文獻通考後有元人明人各爲續錄一卷則不著姓名按柴望江山人紹熙間由太學上舍除中書因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食上此書歷撫秦莊襄王以後至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變後

元人續記宋真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又明人續記元成宗大德十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舉時事以實之其元人續錄序引陰陽書曰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祿在巳午爲刃煞丁祿居午未爲刃煞則亦不過術數家言余生也晚回數六十年前丙午丁未間余方十二三歲然時已梗阻厦門值林爽文之變留滯年餘始得歸里亦不可謂非一咎徵然國家敬天勤民無時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載亂多

治少不必盡係丙丁則其說盡可存而不論特不可不使人知此說而以人勝天之理則存乎人而已

禮服

在揚州日有廣西舊屬某州判來謁自言丁本生父憂服甫闋將仍還廣西余廼日問曰禮服亦已滿乎某茫然不知所應蓋亦不知期服之亦有禮也余曰君殆只知三年之喪有禮而不知期之喪古亦有禮只知二十五月之喪爲三年而不知十五日之喪古亦爲三年也時客中無書只手錄有孔與軒先生禮說一條遂檢示之孔云喪服小

記稱爲父母妻長子禮據禮妻爲天臣爲君亦禮記無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禮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通謂期有禮者也爲父母禮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然爲長子禮蓋庶子爲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猶富有禮或疑不杖期並無禮非也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禮有練有祥有禮故亦通稱三年假合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前後已涉三年也春秋左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

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後子者爲父後之子卽長子也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日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

璵璠

璵璠二字見左傳定五年陽虎將以璵璠斂注云璵璠美玉疏云一玉名疏必云此者因二字皆玉旁恐讀者誤爲二玉耳旣是一玉名則二字自不宜倒用說文璠字注云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璵字注則但云璵璠也

余在吳中引疾歸寄居揚州客有以詩贈行者可云濟時今柱石比德古璠璵余面告之曰詩句甚好非所克當惟以璠璵押韻尙宜酌改耳客輒然曰璠璵璠璵惟所用之左傳雖云璵璠而孔子之語則明曰璠璵杜詩高價越璠璵蘇詩清廟陳璠璵古大家者如此押韻然則皆非歟余曰孔子之語本是璵璠明見說文今引孔子語者或誤作璠璵耳不得以誤者爲據而以不誤者爲非也三國魏志鍾繇傳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潘尼贈陸機詩云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皆

尚不誤至唐以後始有誤沿作璠璠者實不可不辨耳

鮓魚

居揚州日偶以江鮓二尾獻阮雲臺師師以手柬報之曰
此鮓魚卽爾雅之鮓當鮓爲考之否余行篋無書以屬黃
右原此部右原作鮓鮓說甚詳按鮓或作鮓通作時見韻
會爾雅鮓當鮓注海魚也似鮓而大鱗肥美多鯁集韻鮓
背似鮓而大鱗肥美多鯁或作鮓惟類篇言其出有時
故名鮓正韻言似鮓肥美江東四月有之然吾閩秋冬間
亦有之則其出有時之說不盡然也廣西梧州亦有之名

三黎魚又呼三來魚蓋一音之轉其味稍減此本海魚得
江水蕩滌之其味愈美故以出揚子江者爲佳余守荆州
過嚴州嘗得食之昔人謂荆州有鮓主起刀兵不宜食余
以八月食鮓次年五月陞任去荆毫無他警則前說亦不
盡然也此皆存原說中所未及者故附記之

治疝古方

僑寓邗江居停主人有患疝疾者甚苦憶余在清江浦時
亦犯此證有客教以荔枝核煎湯服之遂愈因以此方授
之殊未見效一日偶翻舊書中夾有一紙條云辛稼軒初

自北方遼朝忽得癩疔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服
葉珠卽薺苳仁也法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入水煮爛
放沙盆內研成膏每日用無灰酒調服二錢卽消沙隨先
生亦患此證幸以此方授之亦一服而愈按此一雙忘卻
在何書抄來因卽以此原紙授居停主人如法製服五日
而霍愈古方之有用如此因急筆記之

洗眼神方

隋室燈書名載一洗眼神方云山西太原守藥景錫失明十
九年忽有祥人傳一靈方用厚朴五分清水一碗煎至五

分洗之卽愈復爲山東萊州守未洗之先須齋戒沐浴將
洗之際須迎日光焚香一日三次其方已傳七代治好者
指不勝屈其方簡便易行必有益也日期爲正月初三日
二月初六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初五日五月初五日六月
初四日七月初二日八月初九日九月初十日十月初三
日十一月初四日十二月初四日

屠蘇酒方

或明屠蘇酒之義記得七修類稿中有之屠蘇古庵名
當從尸字頭廣雅釋庵作屠蘇二字孫思邈特思此二字

歸田到言 卷一
於已庵集韻云磨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亦作磨蘇今
人因思邈庵中出辟疫之藥遂有磨絕鬼氣蘇醒人魂之
說可笑也嘗憶得三因方上有此藥酒用大黃配以椒桂
蓋孫思邈出庵中之藥與人作酒因遂爲爲磨蘇酒耳其
方爲大黃桔梗白朮肉桂各一兩八錢烏頭六錢菝葜一
兩二錢各爲末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沈井中令
至泥正月朔日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
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折骨傷方

紀文達師曰交河黃俊生言折骨傷方以開通元寶錢燒
而醋淬研爲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爲匱周束折處
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
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
到筋骨間也惟君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
曰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後
因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束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
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被毆傷風方

紀文達師又曰凡被毆後以傷風致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大常含暉嘗刊一秘方云以荆芥黃蠟魚鱉三味魚鱉炒黃色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一炷香熟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內不得食雞肉耳此一方可活一命須廣布之

小兒吞鐵物方

澶浦蔡文恭公嘗語人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屢經奪俸惟二事得校書之力吾一幼孫偶誤吞鐵釘醫家以樸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疔瘡後因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

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研爲末調粥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益也

治喉齧方

黃齋書曰族見秋坪宣錢氏素患喉齧者喉間起疱腫痛甚者兩兩脹塞名爲雙齧口水不能下咽治稍稽緩呼吸氣閉往往致幾錢所患類是屢治屢發恆苦之秋坪嘗自粵東歸於江山舟次聞同舟人有談奇証及治喉齧方者云斷燈草數垂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一物研細更用火逼乾或即臭十箇一并搗入爲末以銀管筒所

患處以之極有神效因開心而默記焉及歸錢恙復發較前尤劇醫者束手憶及舟次所聞之方亟依法製治數吹後則雙疱忽潰吐膿盈許旋即平復嗣是遂不復發秋坪歎為神效真不啻仙方去按指甲燈草乃喉症應用之品至合璧虱為三味則古方所未有不知所述者從何處待來耳 又喉間方覺脹滿起疱者急以食鹽自搓手寧心鹽乾復易新鹽搓之數刻即消此亦極簡便之方而極有效曾屢經試驗者也

治痰迷謔語方

李葛峰太守

景嶧

曰凡謔語者皆心為痰所搖應用鮮猪

心一具將辰砂一錢甘遂二錢合研為末藏猪心中外用牛糞煨熱取出藥末和作兩丸再將猪心煮汁和丸吞下即愈時蘇州有人患此迷病服此方而愈李所目擊故轉以告余因記之

治積受潮濕四肢不仁方

歌訣云十大功勞三兩重人矮麻根五錢輕淫半藿與千年健紅花當歸五加皮陳皮六味俱三錢一其八味煎濃汁配八陳燒四斤足再加無灰酒十斤封壘七月隨量飲

一月之後見奇功此方係揚州異人所傳聞葉符潭方伯服之有效

止血補傷方

姚伯昂總憲竹葉亭雜記曰余姪瑁張子畏太守官農部時赴 圓明園畫稿車覆輿夫爲輪所壓傷兩腎子俱出以爲無救也余適在朝房以語申鏡汀前輩申函錄一方見不且言昔親見兩舟子持篙相鬥篙刺額角而穿以此藥敷治之而愈其藥止痛止血且不必避風余急照方配藥口與矣敷之半月而愈復以治刀筴馬蹄跌傷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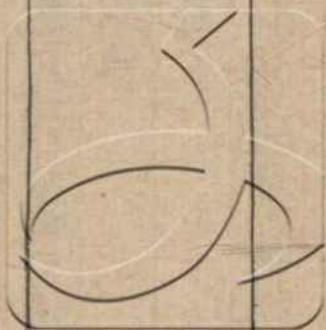
驗其方用生白附子十三兩白芷天麻生南星防風羌活各一兩各研極細末就破處敷上傷重者用黃酒浸服數錢青腫者水調敷上一切破爛皆可敷之卽愈地方官若能於平時預製以治門毆傷可清兩命價不昂而藥易得亦莫便之陰功也

屏賊盜咒

佐昂總憲又曰山東李鼎和傳得屏賊盜咒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咒云七七四十九盜賊滿處走伽藍把住門處處不着手童七童七奈若何於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

四十九徧勿令雞犬婦人見之

歸田瑣記卷一終



歸田瑣記卷一

福州梁章鉅撰

致劉次白撫部

鴻翱書

道光壬寅春初引疾得請於秋仲歸抵浦城有致劉次白撫部一函語頗切直而有關係非同尋常尺素書也因附錄於此云某自引疾得請後應卽旋閩因儼裝之頃忽聞浙東喚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秀民乘機劫斂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嗣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踪已迫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

自日理言 卷一
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
過丹陽卽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
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諱北來救援某與參贊會爲甘隴
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趨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
潮至富陽神魄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
萬金錢與暎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
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
之計惟我

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臺吏所請
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大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月初至浦城
本擬卽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暎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
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
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
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海濱之庶均各安耕
鑿於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
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

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

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清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番舶交易之

區而福州則從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甯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訂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況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徐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頭於遼東索銅州馬頭則稟將惟命是聽乎況外番如暎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暎夷之例亦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尙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則

城外距龍巖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
過數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
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
必在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
產尤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此間早傳
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
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其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
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
入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

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劉崇安
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欲視十
年前更其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況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
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
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

命旨下洽輿情使曉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帖
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
士大夫也敢拜下風伏惟垂鑒幸甚 按是時吾閩怡悅
亭督部方巡臺遠在海外省外事務統歸次白撫部主

持余在江蘇藩任時次白為太湖同知曾以濟河便民薦舉加知府銜次年復以計與直薦擢守徐州游至開府以余為舉主執弟子禮願養故余不懼傾倒言之次白雖不以為忤而遂不能見諸施行頃聞映夷竟相率入省城與大小官吏相通謁且佔住烏石山上之積翠寺設牙旗鼓角民間驚擾官吏不知所為至是始追咎於始謀之而不幸余言之中也悔何及矣

砲說

映夷之滋擾羊城也余適在西省梧州帶兵防堵前後選

運大砲自三千觔至八百觔不等凡四十座解往廣州協濟首經奏明令事平仍運還各處嗣聞或失於賊或沈於海無一座還西者既量移蘇撫復在上海防堵嘗與陳蓮峯提戎並騎由吳淞海岸一帶查演各砲大小不下百十座又在上海城中親督局員開鑄新砲亦不下數十座次年映夷長驅直入城內外各砲盡歸烏有議者遂謂中土之砲遠不敵映夷之砲此非探不之言也夷船之先聲奪人者莫如桅頂之飛砲廈門及寶山之陷皆由於此其火光迸射縱橫一二丈恃以攻敵則不足用以驚敵則有餘

故統軍者懲勞而衆無不潰矣此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
今日軍中全坐此病則又何我砲彼砲之分乎自軍興以
來各省所鑄大砲不下二千座虎門廈門定海鎮海寶山
鎮江之陷每省失砲約四百餘座其爲夷船所得者約千
五六百座廈門之戰我重開砲二百餘僅一砲中其人藥
船大艘轟裂沈海夷船遂退是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
定海之戰葛總兵開砲數日僅一次擊中其火輪頭桅卽
敬側退竄是亦數百砲僅得一砲之力也但使砲發能中
則我砲亦足破夷如發而不中卽夷砲亦成虛器夷艘及

火輪船多不過數十大小杉板船亦不過數十但使我軍
開數百砲內有數十砲命中卽可傷其數十船沈一船可
殲數十人一船可傷數十人尙何夷砲之足畏如發而
不中則虎門所購夷砲二百座其天有至九千觔者何以
一船未傷一砲未中是知砲不在夫亦不在多並不任專
仿洋砲之式也或謂砲之能中專在準頭兼由地勢余謂
此亦非確論陸戰之砲須定準頭而水面之船則無定勢
昔人所謂以呆砲擊活船何能必中地勢之說似矣然余
會氣登寶山砲臺正當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無突

出水面之危又無四面受敵之慮嘗與蓮峯提戎坐談半
响深歎昔人相度之善克成天險之形似他處砲臺更無
如此之得也勢者而虛砲一轟全軍皆潰又何說乎故曰
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衆志成城則又何砲之不可用
乎辭官歸里後有詢問夷情者率以畏砲爲言因撫所知
告之

家居

古人家居每相戒不入州府當官枉顧者必閉門不納此
高人退士所尚若曾任顯職者則不盡然居是邦而事賢

友仁就高年而采風問俗於禮原不禁往來也惟余前後
兩次皆以引疾假歸疾雖少間亦未便輕出酬應諸大吏
有虞駕問訊者無不欵接而從不敢登門謝步但走倅以
一刺相報而已感好中尋前慶賀一槩不行亦惟偶有以
酒食相召者則無不往應人多嗤之以爲既有往來而復
赴飲召何以爲守禮余後嘗之曰禮時爲大稱次之余本
以疾歸酬應則有勞形之苦飲酬則收頤養之功於養病
最宜亦最稱如之何其禁之語所謂暗合道妙者而反以
此相詆譏抑何其不諒乎

請鑄大錢

余在廣西巡撫任內曾有請鑄大錢之奏爲戶部議格不行嗣由江蘇巡撫任內引疾得請於陳謝摺內復申此說則留中未發比年於邸報中知其御史亦有以此事陳請者大約亦必被部駁不行韓詩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要者蓋不自今日始也今年回福州廖儀卿觀察鴻藻亦主此議知余已經入告索閱舊稿因並錄前後二稿示之近日復讀吾鄉許畫山作屏青陽堂文集甲亦有請鑄大錢一疏稿畫山官職非可奏事當是爲某

大僚所擬或僅存其說而未發或已經奏入而未行均不可知其疏後所擬十款則皆切實可行有補余前稿所未及者爲備錄之以待施行者採擇焉 一曰嚴收銅收銅之法不在嚴刑而在重價今各省州縣軍民人等採東西南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時交銅除佛像不委外一切紅銅器具盡行交官官照庫秤設秤二面委就近之吏目巡檢典史筆員監督交書限同該某戶當堂稱准隨卽散給領價執照每觔給銀六兩照內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第三年仍按方按時赴官交領如有不肖官吏抑勒

銅勛冠減銀價許該交銅各花戶赴就近道府同門呈控
審實按賦依枉法科罪交銅之後各花戶倘尙有不實不
盡者限一年內許陸續呈繳一年以外州縣官率同各屬
吏目巡檢典史等員仍按東西南北四鄉依春夏秋冬四
時分路嚴查如有隱匿紅銅一勛以下者罪杖一百一勛
以上者罪滿流十勛以上者發近邊充軍有能提銅首報
一家藏匿紅銅十勛以上者審實官給首報人賞銀二十
兩五勛以上者給首報人賞銀十兩如虛予杖八十銅收
盡後由該州縣運送各該省藩庫存貯運費每銅勛在蔡

庫領腳費銀五分似此既以重價鼓舞之於前復立嚴刑
督責之於後天下紅銅自然盡歸於官矣 二曰嚴採銅
採銅之法令天下凡採紅銅之山由督撫轉委道府大員
監採如有透漏銅勛者本犯按數科罪一勛以下者杖一
百一勛以上者滿流五勛以上者發近邊充軍十勛以上
者絞監候監採道府訊不知情依失察從重議處如或知
情故縱革職或通同舞弊不賊計賊准枉法論罪停採之
時嚴行封閉請專設守鑛官一員以正八品佐戴等官主
之就近建置衙署以便巡查倘有好徒私行盜採者准透

漏銅劬律論罪守鑄官論罪亦與監採之道府同緣民間紅銅現存較少誠恐不足以供鼓鑄之用故須隨時開採以廣財源也 三曰精選銅選銅之法請專用紅銅我朝五代之錢漢雍正錢開有用紅銅者然多經私毀改造銅器民間現存者百不得一餘順治康熙乾隆嘉慶並前代偶存古錢皆係曰銅與紅銅銅色迥別好民卽欲毀小爲大希圖重利而劑色不同無能參亂此專用紅銅所以絕盜鑄禍本也 四曰妙給價給價之法每銅劬既定給銀六兩如必關支 國帑則數無慮于萬一時斷難應給

今定以交銅之第三年正月令各直省藩司將各州縣所辦到銅劬開局鼓鑄先鑄當千大錢及當五百大錢當千者作銀一兩當五百者作銀五錢每花戶交銅一劬給當千者三枚計作銀三兩又給當五百者六枚計作銀三兩共合銀六兩似此以民之利還之於民間輸銅一劬卽得銀六兩不須損上自然益下此所謂藏富於民者也

五曰擅贏餘贏餘之法每銅一劬可鑄當千大錢八枚作銀八兩除鼓鑄工料之費每銅劬去銀四錢又除州縣運銅腳費每銅劬去銀五分運錢腳費每銅劬去銀五分其

去銀五錢實存銀七兩五錢今以六兩給花戶作銅價計
每銅劬淨餘銀一兩五錢通計各直省共一千三百餘州
縣每州縣通算約三萬家輪紅銅約五劬每縣可得銅
十五萬劬各直省通算約可得銅一萬九千五百萬劬每
銅劬餘銀一兩五錢通算約得銀二萬九千二百五十萬
且隨時開採每得銅一劬除鑛費運費鼓鑄各等費總可
淨餘銀六兩有零此則不資之富取之無窮不須積下自
然益上是又所謂藏富於君者也 六曰精鼓鑄鼓鑄之
法當十大錢陽文右曰當千左曰重二兩陰文曰嘉慶通

寶當五百大錢陽文右曰當五百左曰重一兩當三百大
錢陽文右曰當三百左曰重六錢當二百大錢陽文右曰
當二百左曰重四錢當百大錢陽文右曰當百左曰重二
錢陰文皆同皆用漢文楷書以便民間別識山戶部先精
製錢樣頒發各直省省立一局委道員監鑄銅劑首要潔
淨鼓鑄必極精緻輪郭必要分明肉好亦要均得倘有雜
和鉛錫及鑄不精工等情弊將該監鑄之員嚴審定擬果
有侵蝕銅劬照壞亂錢法罪絞監候 七曰審銖兩銖兩
之法每銅劬鑄當十大錢三枚枚重二兩計三枚共重六

兩鑄當五百大錢四枚枚重一兩計四枚共重四兩鑄當
三百大錢四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二
百大錢六枚枚重四錢計六枚共重二兩四錢鑄當百大
錢六枚枚重二錢計六枚共重一兩二錢每銅一觔其鑄
五品錢二十三枚共重十六兩似此大小輕重各依其直
折半遞減奸民卽欲燬小爲大竊取厚利而銖兩適合並
無盈餘無可爲利盜鑄之源不禁又絕矣 八曰禁剪鑿
剪鑿之禁依古有之今令如有剪鑿輪郭而損缺者或有
塗磨錢質而取鉛者重如其文皆廢勿用其敢於作奸

損壞之人准左右鄰及地保族屬人等舉首審實賞舉首
人當千大錢五十枚作奸損壞人准盜鑄律論罪 九曰
廣流通流通之法令當千大錢作紋銀庫平一兩當五百
者作銀五錢當三百者作銀三錢當一百者作銀二錢當
百者作銀一錢其奇零小用仍照現在當一制錢以便行
使凡民間交易皆准此定價永遠遵行並農民完糧商人
納課俱准作銀昭數輸將其有牙行市僧敢於把持抑阻
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 十曰慎示信
示信之法於未收銅之先由戶部刊刻頒發各直省告示

令民間除佛像不毀外凡一切紅銅器具盡行呈繳按東
南西北四鄉分春夏秋冬四季該花戶親自賣銅赴各州
縣衙門眼同官胥稱准州縣官每日委吏目典史等官督
同當堂上兌兌明隨給各花戶領價印照每銅觔給價紋
銀六兩將銅觔銀數開載分明期以交銅之第三年仍按
春夏秋冬赴官領價倘該管官吏有抑勒銅觔尅減銀數
等情許該花戶赴就近道府衙門喊告該道府卽行嚴訊
審實按數以枉法贓論罪軍民人等如有呈繳未盡者准
一年內續交一年以內該州縣官及所屬之吏目巡檢典

史等員分路親赴嚴查倘花戶等敢於隱匿不徹者查出
每銅一觔以下者予杖責一觔以上者滿流十觔以上者
發近边充軍有能持銅呈首者酌量銅觔多少官予賞銀
此戶部判刻頒布收銅給價之明示也此示只明告以交
銅之利匿銅之罪不必令民間預知將以更鑄大錢以防
匿銅不交之弊俟銅觔收清之後於第三年春初再由戶
部刊刻頒發各直省改鑄大錢告示凡新收紅銅精選潔
淨令各直省巡撫各道員就省開局鼓鑄當于大錢枚當
庫平二兩作紋庫銀一兩當五百大錢枚重一兩作銀五

錢當三百大錢文其六錢作銀三錢當二百大錢枚重四錢作銀二錢當百大錢枚重二錢作銀一錢凡民間交易并完糧納課俱准依數作銀作錢兩下行用其奇零小數仍用常行當一制錢以便行使自更鑄之後永遠遵行萬年不易倘有牙行市竈膽敢阻撓者一經發覺照違制律從重發近邊充軍仍將錢樣依式刊示於後注明非真足紅銅及重不如其文者准勿用以防盜雜鉛及剪鑿諸弊此戶部刊刻頒發改鑄錢文永遠遵行之明示也 按余在廣西陳奏此事初奉到 批回交部議奏而部中准

駁尚未奉有明文因復私議一稿以備續陳既奉部行以現在錢法無弊毋庸更張則後稿亦遂束之高閣茲並錄附以示儀卿云伏思錢法爲濟時急需而銅政實爲錢法根本銅之來路不充而日勤鼓鑄之事銅之去路不嚴而徒嚴盜鑄之條倘非該木塞源之計也夫以甚有用之銅而所其爲民間私家不急之物古人所謂貨惡其棄於地者莫此爲甚大約風氣之華靡以漸而開由今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銅之爲用尙少比年則銅器充斥而東南數省爲尤甚如一煖手足之鑪雖小戶亦家有數具一閨閣之

鏡乃徑寬一二尺尺重至一二十觔一盥盆一炭盆一壺
一鑊動重數觔又如大小鈺鏡與鼓相配而鳴者為歲首
戲樂之具從前惟富戶乃有之近則中小戶亦多有之舉
此三端則其餘可以槩見皆由豪家相尚踵事增華所
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而於民身言之銅器店以百計郡城
以數十計縣亦不下數家至究其銅所由來並非經商販
運間有以廢銅易錢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然則其銅何
有而得乎則皆銷煅制錢而為之也近日市中行用不見
有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之錢即乾隆嘉慶錢亦其寥寥矣

非皆煅而為器之故乎然則居今日而議錢法舍禁民間
銅器其流不得而塞即其源無由而清然徒禁之而抑令
呈繳甚至不繳則從而搜括之則滋擾之弊亦不可不預
為之防且常用之物驟為屬禁亦無以服小民之心竊以
為宜令教令設局於堂以漸收買之十里以內限一月十
里以外限兩月皆輸繳淨盡每勛議定給以價銀若干如
是則民不擾而浮議亦不起雖然山僻小縣庫甲附貯之
項皆別有所抵所徵地丁則隨徵隨解安得餘銀以為收
銅之資竊稿又以為宜隨權變通准其開常平倉或即照銀

價以穀給民或出糶得錢以給之隨時變通民亦可以無
擾總在奉行之得人耳收銅既淨遠者或合銷銖近者或
卽以原物徑解省城總局然後酌量分別約上等銅若干
可鑄當千當五百錢中等銅若干可鑄當百當五十錢下
等銅若干可鑄當十當五錢不過數月便可集事但鑄造
磨礱必極工緻而米炭工費必照時價給發使鑪匠有以
養身家然後行之可久如現在各直省錢局之價尙是照
康熙年間舊定者給發其中賄貼太甚則其弊更不可言
是亦所當議及者也

鯤而

許畫山青陽堂文集中有延師說一首蓋吾鄉近事也說
云聞有富室欲延師教子訪之三年矣始得一老宿歲供
百金其子業南華者也初授以逍遙游詩曰鯤何魚也師
曰小魚也富翁竊聽而笑之越三月業及庚桑楚又請曰
鯢何魚也師曰大魚也富翁大笑曰魚之大小且不能辨
也是可與卒業乎辭之去世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如
此富翁矣雖老師宿儒曾不能以享百金之食也可慨也
夫按畫山之責富翁誠是矣抑其師亦不能無咎焉爾

雅釋魚鯤魚子也國語魯語魚禁鯢鮪此鯢爲小魚之說所本也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鯢而封之注鯨鯢大魚名此鯢爲大魚之說所本也然逍遙遊之鯢明爲大魚庚彖楚之鯢明爲小魚彼老宿者獨不顧文而思義乎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實惟其師當之於富翁何責焉

飲量

浦城近日風氣遠不如昔不但談藝無人卽豪飲者亦少文字飲更不待言求如三十年前祖舫齋師之雅懷雅量查不可得舊時門士落落如晨星王寅秋初寄廡時有黃

懋昭廣文訓者可稱大石其時季述堂運副亦相伯仲而意專角勝終席叫喚卽其內不足之徵踰年則述堂遠出

懋昭酒力亦驟退惟季述廣文

松雲

尙堪自張其軍一

時遂無能出其右者述堂嘗問余服官中外所值酒侶果可當大石者有若干人余曰里居時惟見閩邑令海豐張曦亭

映斗

者餉客以茶陪飲以大酒兩杯對壘並盡後客

來復然可以終日不倦通籍後則惟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飲量食量並汪洋言火酒或可醉人黃酒自可無量平生並不知醉鄉爲何似在安徽藩任時嘗與孫平叔中丞以

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孫已醅酌而公仍陽陽如平常也述
堂曰京中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戶可能舉其人否余
曰此則吾師紀文達公詳言之矣師云酒有別腸信然八
九十年來余之所聞者以顧俠君前輩稱第一繆文子前
輩次之余所見者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先生
自云我去二公中間猶可著十餘人次則陳句山前輩與
相敵然不以酒名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吳雲岩前輩
亦鬚鬚爭勝晉清曰雲岩酒後彌溫克是卽不勝酒力作
意矜持也驗之不謂一年朱竹君學士周稚圭觀察不以

酒自雄雲岩曰二公徒豪舉耳毋陣喧啾澆酒幾乎使坐
而靜酌則敗矣驗之亦不謬後輩則以葛臨溪爲第一不
與之酒從不自呼一杯與之酒雖盆盎無難色長鯨一吸
涓滴不遺嘗飲余家與諸桐岫吳惠叔等五八人角至夜
漏將闌衆皆醅酌或失足顛仆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
登榻然後從容登壇去神志湛然如未飲者其僕曰吾相
隨七八年從未見其獨酌亦未見其偶醉也惟飲不擇酒
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然亦
罕有矣惜不及見顧繆二前輩一決勝負也端人先生恒

病余不能飲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處亦刻画
求似及余典試得臨溪以書報先生先生栗札曰吾再傳
有此君聞之起無但終恨君是蜂腰耳前輩風流佳話如
此近今則如鹿豕散漫不可追矣

食量

相傳 國初徐健菴先生食量最宏在京師數十年無能
與之對壘者及解官言歸衆門生饋餞之謂將供一日醉
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內凡先生進一觴則亦倒一觴
於銅腹以至殺裁羹湯皆然銅腹因滿而倒換者已再而

先生健啖自若也乾隆年間首推新建曹文恪公

秀先次

則達香圃大宗伯

椿

人言文恪肚皮寬鬆必摺一二疊飽

則以次放摺每 賜喫肉准至公大臣各攜一半腿出率

以遺文恪輜箱爲之滿交恪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

至家則輜箱之內已盡矣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

肉食惟買牛肉數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畧煮之而

已宗伯人極儒雅惟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

又加薦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

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頗多是日但取燒

鴨切爲方塊置大盤中宴坐以手攪啖爲之一快

曼雲先兄家傳

道光甲辰春編刻曼雲先兄秋竹齋詩存九卷既成書會謂不可無序余何敢序兄詩顧念兄之行誼惟余知之最悉不可以無言因摭拾其事爲家傳一首附焉傳曰公姓梁氏初名雷成進士後改今名字育中一字曼雲又字曼叔晚號江田田父茂才叶所公之第三子也叶所公精於星命之學於其誕之月前數日語家人曰若生於某日某時必非凡格果已應期實乾隆之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

丁卯時也幼慮其弱不督之學十齡卽可應童試第弗使出而向學益勤光州吳香亭先生來督閩學聞其爲文章宗匠銳欲入試諸季父私縱之出遂補弟子員嗣丁叶所公憂三季父岱岩公作會縣中攜輿俱踰年爲甲寅聞有恩科遂辭歸與同懷伯兄虛白公及章鉅同舉於鄉是

科功令新舉人歸督部票試揭重榜於鼓樓上冠其曹嘉慶己未成進士殿試以十卷題引見入翰林是年秋開寶錄館座主大興朱文正公領其事精擇儒臣二十人奏爲纂修公以新庶常獲與茲選前後所僅見也

在館日屢被紗葛瓜果之賜又內發摺疊扇數十柄
勅館臣之工楷法者分書之公亦在選散館一等授編
修是冬乞假省母座主長沙刻文恪公敦問之不獲文恪
嘗語人曰梁三品學事稱君意惜其不能飲酒無以傳
吾衣鉢耳惟一時戲語亦足見其契分之深矣歸里未數
月值滿洲文遠臯少宰督浙學招之入幕時撫浙者爲儀
徵阮相國皆座主也公往來兩浙署請業請益所學愈進
旣又以省母亂歸旋丁內憂以二親未葬又休中多病遂
不復出公幼穎異見解多出人音表六歲學書卽能摹懷

仁聖教序叶所公欲令專意楷書授以快雪堂本樂毅論
學之經年一日瞿然曰此非右軍書也乃舍去泛濫學篆
隸而書益工兼精篆刻又旁通繪事偶作寫生花卉以輝
南田設色太濃每以淡遠相勝然不多作零縑片楮人皆
寶之中年自以生性下急欲託琴德以自養其天學之輒
有得有以古琴一具來售者背刻光化二年字下有升字
抑物主轉以相質公審之知爲唐昭宗年間所製升字或
是雷升押字驗其二三徽吟声極清長非千年物不能因
囊空不能購薦之友人以價廉不之貴遂爲俗流所得公

惋惜累日作詩閱之鄉里多誥其事生平篤於友誼然性

落落寡合尤不喜與顯者往來里居時與管禹門會春廖

佩香英爲貧賤之交二君皆詩人時以唱和相劇切佩香

早卒公爲滄亭山中營工四十餘日不倦執柝者皆感激

相勸用力事畢題其墓門曰黃壤可憐埋傲骨青山長遣

伴吟魂在京師時惟與同年蕭山湯敦甫金釧高郵王伯

申引之辰州盧厚山坤通州白小山鎔桐城吳春麓廣板

武威張介侯澍爲道義文字之交歸里後亦斷絕音問數

人中有持節來闖者則亦彼此不通一刺足跡不入州府

有過訪者輒拒不納以此得孤傲名閉戶讀書謝絕人事

於醫卜堪輿之學無不宣究自言窮經非力所能雜考摭

亦性所不近惟論史及論詩似別有會心之處故今所存

詩咏史之作居其半二十餘歲時嘗自錄所作古近休一

帙屬章鉅轉呈同里鄭蘇年先生先生極賞異之詳加評

論勗之以理性情精學問公爲之心折自是守先生之指

授終身不忘詩亦日進五十歲外始勒成定本意欲託章

鉅以傳於世見於自敘中時章鉅方宦游南北公書未及

達遽歸道山年僅五十有七越十餘年章鉅再歸田從祀

州老屋中檢取遺稿其孤兒乃出秋竹齋吟卷兩帙相示
則皆公所手錄塗乙之痕滿紙因費旬餘日之力鈔一副
本而刪其憤懣率易諸篇次爲八卷附以館課試律一卷
合成兩帙已足以存公之生平然非篤於情復深於學者
未易覘其底蘊惜蘇年先生不及見其成也因屬其門弟
子王未蘭校付梓人以質世之知詩者聞此外雜著尙有
陳氏古音考訂讀詩考韻新譜四書偶識史漢詹評說文
小箋難經發明兩汗魏晉宋齊詩式全唐詩隨筆唐人風
格集杜園說杜韓詩細蘇詩鈔以及四書文稿尙不下數

十卷藏其櫝何肫邁孝廉家論曰公性孤介寡交游薄滋味
自言臟腑清虛食愈少而身愈快眠愈少而神愈清余
常謂公平生有數反家無長物而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
至錙銖之入輒相顧動色不苟取下於己者煦煦相欢睡
卽窮獨孤寡憐然恐不當其意而不喜與權貴豪富交稍
不稱心卽怒形於色以故人多望而畏之而有時坦易之
處則又不可測以恒情此其所以雖踐清華而終歸窮困
也憶余與公同上公車以己未元日過杭州西湖初游淨
慈繼至靈隱公挈余坐冷泉亭上徘徊瞻顧慨有所思余

欲與公同進寺門促之至再公堅不入余頗訝之歸舟中
詰其故公曰昔曾夢遊一大寺甫至門寺中鐘鼓並作有
僧衆譟迎曰老和尚歸來矣我曰我尚有未了之事此時
無暇留此遲三十年可也今日見寺門宛然夢境是以不
欲入耳然則公前身其僧矣余又烏從而測之

壽序

甲辰中秋接劉次白撫部來函以余七十壽辰擬欲製一
序又爲祝既又思壽序非百尤非所宜於大人先生現在
重編文集僅存祝女壽者數篇其前所存壽序已盡行刪

去今謹成七言律詩二首奉寄云經濟文章兩不磨八閩

靈氣拱山河 恩持前後若疆節惠播東南芟舍歌曰首

高風疏傳少翁生霖雨謝公多册年中外勞經畫道履天

教養太和 廿四中書比昔賢關心民瘼食爲天救荒最

著江南策達實能歸海上船論報日應仁者壽辭榮早占

福之全師門此日瞻依近願附耆英拜綺筵校兩律矜練

名貴固是高手然謂壽序非古則不盡然自前明以來名

人文集中此体並未全刪但須擇其有關係者存之卽與

傳記文字無異卽與今秋福州親友新製一序寄祝係王

雁汀太史慶雲所撰雖撫部亦極爲警節此等文自可不
朽余亦竊慕附傳豈得以壽文非古槩斥之乎附錄於後
以質讀者序云今

上卽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鄉梁菴林先生七十誕辰先
二年先生由江蘇巡撫乞疾歸寓浦城至是鄉之士大夫
謀歸先生而不得則其謀以詩文寄祝而授簡於慶雲慶
雲固陋何足以述先生顧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不文辭
梁氏出長樂江田自前明以儒世其家至乾隆間始顯先
生由詞垣歷樞禁出典封圻數歷中外四十年懸車之日

神明不衰天之篤生老成使享大年受多祉乃出於十五
世儒冠之象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夫人臣事君大節在進
退惟大臣尤難其進也委蛇埒重復吾身之可以有爲而
其退也使臣子知有不可苟之祿而終不以遠賢之謗歸
之朝廷是故進亦所以事君退亦所以事君先生自壬戌
通籍還家主講席者將十年讀書自娛不汲汲進取厥外
任不六七年由郡守至方伯上方嚮用而先生以疾引
歸旣歸之四年特旨召授甘肅藩司權撫廣西調江蘇
於是再以疾辭可以有爲而後進一不可而遂退夫以先

生受主知得行其志而猶難進易退如此先生之撫江蘇屬曠夷窺我東南先生督師駐上海自吳淞至寶山日斥瘞嚴肅其經畫有方尤在縱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以資敵時軍事屬揚威將軍先生積憂成疾乃疏請致仕聞先生之將引疾也遇所知益劇該當代人物與否泰消長之理一月之間封章再上人莫測所繇疑有所措擊者久之中旨未下而先生遂以疾行先生精吏事所至有善政所拔薦多偉人宦東南久屢修水利如泖湖練湖吳淞孟濱爲澤甚溥辛卯江淮大水流民塞道先生多方資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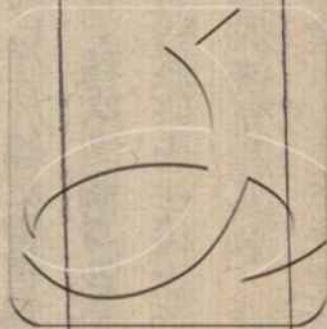
留養凡活六十餘萬人昔富鄭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自言勝作二十四考中書先生功德在人於是爲大矣生平無他嗜好以著述爲性命強識博聞達於國家掌故其居鄉以文獻爲己任於經史皆有撰述尤精文選旁及藝文雜記定著若干種文章潤身政事及物惟先生實兼之今大江南北嗚嗚然望先生復出而先生方以疾解竊謂先生精神強固疾既有參且惟上能保全始終使先生得以疾辭則亦惟上能愈先生之疾而起之先生其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利臟專志

歸田瑣記

卷二

積精以逸神隨養天和相時而動此則都人士所以壽先
生之意也

歸田瑣記卷二終



71021092

